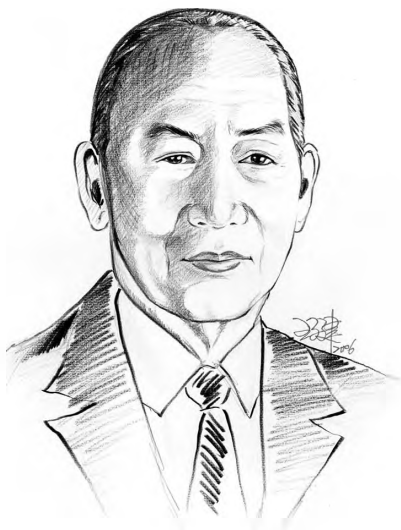


專訪最高法院檢察署前檢察總長王建今先生

謙沖自牧 永恒凜風

訪問：日新編輯組

前檢察總長王建今先生，民國前 7 年出生，早年遊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專研刑事法，先生編撰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事政策、法律辭典等，出任檢察總長達 17 年，直到 82 歲才功成身退，現齡 102 歲。先生精研太極拳，六十餘年如一日，身心健朗，本刊專訪小組有鑒於現代人公私繁忙、壓力沉重，特別專訪謙沖自牧的前檢察總長王建今先生，將其延年益壽的秘訣公開，提供給日新警察的讀者做參考。以下就是警政署政風室日新編輯組所作的專訪。



年少崢嶸，負笈東瀛

我生於民國前七年（西元一九〇五年），江蘇省鹽城縣人。父親為私塾老師兼營農務，我年幼時即受父親教誨，背誦四書五經，迄今猶能部份記憶，作為立身行事之依據。稍長就讀於師範學校，於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小學校長，那年我才十九歲。後來進入政大先修班，就是政大的前身（黨務學校第一期），民國十七年政大畢業後，曾當選國民會議代表並參與制定訓政時期約法（同憲法），蒙 蔣總司令單獨召見，至以為榮。因為在政大成績很好，被選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由學校教務長陳立夫先生提供經費，所以我真正學法是從早稻田大學開始的。我對當年留學日本時的印象深刻，尤其很欽佩早稻田大學的校長。

清廉是我第一生命

我處理公務、事情的原則與方法就是必須要合理，一切事要上軌道，不受外人干涉、不受其它單位干擾，完全獨立行使職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主審日本戰犯土肥原賢二等三十二人，審理過程中，先總統 蔣公對我說：「我們要以德報怨不要以報仇的心去對待戰犯。」在審判過程中，我親自審訊主稿起訴，起訴書凡三十二頁，罪行鉅細無遺，一一將其繩之以法，是日本戰犯無可抵賴之因。

自我從事公職以來，抱持著以身作則，律己以嚴、待人以寬，對於公事一律公辦，不可以有任何差錯，我對孩子從小訓練獨立、誠實、節儉，絕對禁止公家的東西拿到家裡頭來用。我在民國三十五年就已經擔任台灣高等法

院首席檢察官，那時我自己有一部公務車，我絕對嚴禁家人搭我的公務車甚至趴在我的公務車上，我的車子完全是公務用的，家裏絕對不可以沾公家一點邊，絕對清廉、節儉，我教導家人說你們每一個人都要量入為出，絕不能挪用公家東西，有一次因為我夫人說需要一把掃把，司機認為檢察署很多，便拿一把舊的到我家，我看了非常生氣，我說：「一枝筆、一張紙我們都不會拿，立刻請司機送回去」。另外就是曾經有人要拜託事情，講完時就留下一個小信封裡面放了三萬元就跑掉了，我就說：「趕快把他追回來，絕對不可以把錢交到法院檢察署，不管任何事情絕對不可以用三萬塊金錢交換」，所以我對操守非常注重，因為清廉是我第一生命。

我認為司法人員除了要有豐富的法律素養外，品德操守更是重要，對於每一件刑案更要辦的毋枉毋縱，我在十七年檢察總長期間，如果覺得案件有一點有疑惑，就提起非常上訴，其中將有罪改判為無罪者，計七十五件。經宣判無罪釋放之被告一四八人，使冤獄得以平反，引以為人生一大快事。其中有好幾件是由死刑變成無罪，寧失不矜，對於重刑犯，若非證據確鑿，絕對不冤枉人，當時誰來關說都沒有用，雖然檢察一體，但我絕對主張伸張公義，是非要斷的很清楚，如果案子稍微有一點疑問的話，一定堅持對於人權的維護，絕對不冤枉人草率辦案。

端正選風，作育英才

我生平得意之事有二：一為執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監察職務，獲得圓滿結果，即民國五十八年、六十一年及六十四年三次辦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以最高法院檢察長之身分，督率全國檢察官執行選舉監察職務，本公開、公正、公平之精神，執法嚴明，建立優良選風，

奠定民主憲政之基礎。另一為作育人才，在學術上，我主要以研習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為主，除了從事司法工作之外，也先後在政治、東吳、中興、警察等國內大學授課。我非常照顧學生，當時在南京、四川從事法官培訓工作，有一位台灣學生不懂漢文，我就把教材翻譯成日文教他，再教他中文。在任教三十五年期間，所培育之特種人才約有二種：其一為司法官，在重慶、南京及台灣擔任司法訓練班副主任兼教授歷十年之久，培養司法官一千餘人，為我國司法建立良好深厚之基礎。其二為警官，在重慶及台灣擔任中央警官學校正科及各種警官訓練班教授二十餘年，所教授之學生約有五千餘人。此項警官成為優秀之司法警察官，與檢察官密切配合，以發揮偵查犯罪與安定社會秩序之功能。

太極健身，崇尚自然

我今年已經一百零二歲了，很多人都會問我平日如何養生。其實生活作息正常、飲食崇尚自然、有恒健身運動是三大要訣。我每天睡前要研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書法才入睡，面對工作壓力時會用運動、寫詩來紓解，中庸之道是我做人原則，每天都要唸中庸之道，四書。我從來不吃補藥或人參等特別補的東西，我認為要吃正常食物，食物只要調理的好、有營養，就是好的東西，不一定要吃怎樣的美食。我也不偏食，最好的飲料就是白開水，它是「百藥之王」。平時會吃一般多含維他命的食物，以前有吃「維骨力」現在不吃，現在吃善存、綜合維他命和鈣片，最近家人幫我調養一種南瓜湯，因為我吞嚥有困難所以用鼻胃管餵食，大概一天六次，沒生病以前還可以小酌一番，用很小杯的 XO，我有健康的身體最主要就是我從年輕到現在沒有不良嗜好，不抽煙，不酗酒，主張一切崇尚自然，餓就



食，倦就眠，我有六十幾年太極拳練功歷史，以前就有人稱我為「王太極」。

說起我與太極拳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民國二十八年在四川認識鄭曼青先生（即鄭子太極拳的創始人），時相遇從，向其學習太極拳。來台後與其朝夕練習，並共同於四十五年在台北成立「中美文化經濟協會太極拳委員會」，也曾任太極拳總會名譽理事長，迄今六十餘年，從未中斷練拳，對拳術鬆靜之理，體悟最深；太極拳是不限年齡、人人適合的運動，有心追求長壽者，可以用極少的花費與時間，換得一世的健康。

太極拳其基本動作僅有十三式。由基本動作演為拳架漸成派系，則有楊（澄甫）派、陳（家溝）派、吳（鑑泉）派及鄭（曼青）派等，其架式繁簡各有不同，有108式、72式、及37式等之分，然而十三勢與太極拳理則未可變也。至於推手，則隨機應對，變化無窮。若練拳純熟，堪謂太極拳一身皆是拳，用手一身皆是手，自不待言。

太極拳有高度之技術。明代王宗岳先生於其太極拳論中有云：「由著熟（聽勁）而漸悟懂勁，由懂勁而階及神明。……陰陽相濟，方為懂勁，懂勁後愈練愈精，默識揣摩，漸至從心所欲」。練拳而能從心所欲，階及神明，則已達於最高境界。由是可將太極拳功夫分為三個階段：

- (1) 聽勁。所謂聽勁，即察覺來勁之輕重緩急而予以反彈。
- (2) 懂勁。所謂懂勁，即洞澈來勁之情況，人不知我，我獨知人，彼不動，己不動，彼微動，己先動。在時間上彼似在先，而在機遇上則主動在我，彼則反成被動矣。所謂得機得勢，及時反彈，發而中節，即在於此。
- (3) 階及神明。所謂階及神明，則對於任何外

力之突擊，無論有無預示，均可憑接觸之直覺而予以反彈，如響斯應，使其自然跌出而無傷害。進入有如神化之境界。

至於有關健康長壽之道，我有幾句歌訣，提供與各位讀者分享：

1. 不偏不倚謂之中，無過不及謂之庸，確守中和致位育，延年益壽樂無窮。
2. 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自然行，法天行健無停息，益壽延年越百齡。
3. 健康長求諸己，得失忘懷越百齡，專氣致柔除老化，不知老至樂無垠。
4. 健康長壽從心欲，太極行功以自強，眠食俱佳排洩暢，百齡超越日方長。
5. 循環不息天行健，人法天行以自強，專氣致柔除老化，百齡超越日方長。

總之，吾人研究太極拳，由理得而後心安、心安而後氣和、氣和而後陰陽相濟、陰陽相濟而後健康長壽、健康長壽而後從心所欲。進而已立立人，以達成人生服務之崇高理想。

子女眼中的父親

王維靜女士（王總長之長女，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曾任臺北地方法院庭長）敘述父親有個小故事：「父親他一向以公家為主，政府要遷哪裡他就跟著政府先走，然後我媽媽就帶著孩子前去會合，那年我們在四川，住在小灣，父親在重慶辦理司法官訓練班，過年的除夕夜晚上，我們已經準備要吃年夜飯了，心想爸爸今年可能無法回來。那時我媽媽一人帶著四個孩子，我大概十來歲，印象深刻，聽到敲門聲，竟然是父親回家了，原來他從早上走到晚上，從重慶走到小灣（路程大約從桃園走到台北還再遠一點），當他走到瓷器口的時候，揹了一袋花生回家。我們趕快迎接他吃飯，雖然花生不是什麼山珍海味，但吃起來特別香，因為每一粒花生都帶著父親的汗味香呢。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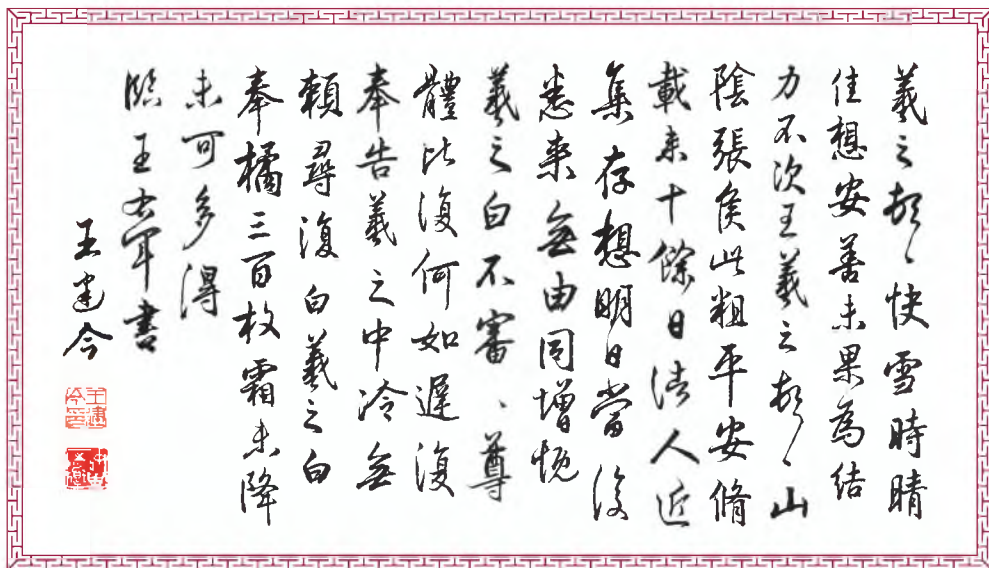
自己平時工作很忙，母親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可是她每次生產、坐月子的時候，父親一定親自照顧，他對太太很好，可說是一個很標準的丈夫。」

今（95）年5月父親在醫院離開加護病房時，我兩個妹妹也從國外回來，在床上他看見我們都在一起很高興，就說：「我們家裡的人都是獨立的，不依靠別人，我們完全靠自己奮鬥」。父親他自己十幾歲就出來沒有依賴家裡的一毛錢，他自己出來創業，他也是訓練我們自己畢業出來以後，每個人都要靠自己，自己創業。他是很腳踏實地地做事，他不期望我們有多大成就，但是他要求我們必須做事正正當當的。

父親主張一個法官要德志兼修，操守最重要，真正作到伸張人權，斷是非要把一個案子辦的正確、妥當、合情、合理、合法，我們也是秉持著父親的教誨，作為我們工作的一種指標，在法院作事情，只要是斷是非的，一定會遇到這種人情啊，我那時擔任法官的時候，我家裡從來不接待人的，有什麼事情到法院來，假設我辦什麼案件，他有被別人托人情的，他也一定不會跟我講，公務上絕對沒有父女親情

的餘地，父女之間也沒有請託關說之餘地，有的人說：「跟你老太爺很熟」，我笑笑，我說：「我爸爸從來不管我們的事」，得罪人沒有關係，像我們作一個女性法官，有的時候比較合適還比較佔便宜，為什麼？因為社會關係比較簡單，要是我們拒絕人，人家也不敢對我們怎樣，我就這樣依著自己的良心辦案，慢慢的風聲一傳出去，就不會有人來對你關說，頂多說我不近人情好了，那也沒有關係，我們不怕，假如自己站的住就不怕別人講我們不近人情。他這一生當中，最主要的工作都是司法人員的培訓，要把司法人員養成一個學識豐富，品格很好的人。我父親他非常非常節儉，平常用水洗手的時候，假若不是用肥皂水，他就會把水放在那邊，經過第二次、第三次使用再倒掉。我們六個小孩子，小時候他就一直教養我們，要誠實，要節儉，不要倚賴人，要能獨立，幾個兄弟姊妹都是唸完書以後各自獨立，他絕不幫兒女去找事情，在職業上絕不干涉，怕因為他的位子而影響到我們，所以我們每個人職業都不一樣都跟他沒什麼太大關係。*

（本文由邢泰釗、葉建華、王子建、馬仲明整理）



玖、人物專訪

